

旧五代史卷七十五

晋书一

高祖纪第一

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，姓石氏，讳敬瑄，太原人也。本卫大夫碯、汉丞相奭之后，案：欧阳史作其姓石氏，不知其得姓之始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汉衰，关辅乱，子孙流泛西裔，故有居甘州者焉。四代祖璟，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耶氏自灵武入附，灵武，原本作“灵戊”，据新唐书沙陀传：朱耶氏自沙州入居灵武。今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宪宗嘉之，隶为河东阴山府禪校，以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。天福二年，追尊为孝安皇帝，庙号靖祖，陵曰义陵；祖妣秦氏，追谥为孝安元皇后。三代祖郴，早薨，赠左散骑常侍，追尊为孝简皇帝，庙号肃祖，陵曰惠陵；祖妣安氏，追谥孝简恭皇后。皇祖诤，任振武防御使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追尊孝平皇帝，庙号睿祖，陵曰康陵；祖妣米氏，追谥孝平献皇后。皇考诤绍雍案：原本作“绍雍”，今从五代会要改正。番字臬揆鸡^[1]，善骑射，有经远大略，事后唐武皇及庄宗，累立战功，与周德威相亚，历平、洛二州刺史，薨于任，赠太傅，追尊为孝元皇帝，庙号宪祖，陵曰昌陵；皇妣何氏，追谥孝元懿皇后。

帝即孝元之第二子也，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^[2]，时有白气充庭，人甚异焉。及长，性沈淡，寡言笑，读兵法，重李牧、周亚夫行事。唐明宗为代州刺史，每深心器之，因妻以爱女。唐庄宗闻其善射，擢居左右，明宗请隶大军，从之。后明宗从庄宗征行，命帝领亲骑，号“三讨军”，案：欧阳史作左射军。倚以心腹。

天祐十二年，庄宗并有河北之地，开府于邺，梁遣上将刘鄩以兵五万营于莘。十三年二月，鄩引兵突至清平，薄于城下，庄宗至自甘陵，兵未阵，多为鄩所掩。帝领十馀骑，横槊深入，东西驰突，无敢当者，卒全部伍而旋。庄宗壮之，拊其背曰：“将门出将，言不谬尔。”因颁以器帛，复亲为啖酥，当时以为异恩，由是知名。明年，鄩兵阵于莘之西北，明宗从庄宗酣战。久之，尘埃四合，帝与明宗俱陷阵内，帝挺身跃剑，反复转斗，行数十里，逐鄩于故元城之东。是日，鄩军杀伤过半。

十五年，唐军拔杨刘镇，梁将贺瓌设伏于无石山，明宗为瓌所迫，帝为后殿，破梁军五百馀骑，按辔而还。十二月，庄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，众号十万，总管周德威将左军，杂以燕人，前锋不利，德威死之。庄宗率步众五千，固守高陵，以避敌之锐。明宗独完右广，右广，原本作“右黄”，据册府元龟作“右广”，薛史庄宗纪亦作“广”，今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伏于土山之下，顾谓帝曰：“梁人首获其利，旌旗甚整，何计可以挫之？”帝曰：“腊后寒如此，出手堕指，彼多步众，易进难退，莫若啜糲饮水，徐而困之。且超乘徒行，其势不等，一击而破，期在必胜。”明宗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会日暮，梁军列于平野，五六万人为一方阵，麾游骑以迫唐军，帝曰：“敌将遁矣！”乃请明宗令士整冑，宽而罗之，命左射军三百人鸣矢驰转，渐束其势，以数千骑合之。迨夜，旌旗皆靡，而一角先溃，三面踵之，其牙竿相击，若火爆之声，横尸积甲，不可胜计。由是梁人势削，庄宗进营德胜渡。

十八年十月，又从明宗战梁人于德胜渡，败其将戴思远，杀二万馀人。十九年，战胡卢套，唐军稍却，帝睹其敌锐，拔剑辟道，肩护明宗而退，敌人望之，无敢袭者。

二十年十月，从明宗观梁人之杨村寨，部曲皆不擐甲，俄而敌出不意，以兵掩明宗，刃将及背，帝挟战戟而进，一击而凶首落马者数辈，明宗遂解其难。是岁，庄宗即位于邺，改元同光，遣明宗越河，悬军深入以取郛。郛人始不之觉，帝以五十骑从明宗涉济，突东门而入，郛兵来拒，帝中刃，翼明宗，罗兵通衢，巍然不动，会后骑继至，遂拔中城以据之。

既而平汴水，灭梁室，成庄宗一统，集明宗大勋，帝与唐末帝功居最，庄宗朝官未显者，以帝不好矜伐故也，唯明宗心知之。

同光四年二月，赵在礼据邺为乱，朝廷遣元行钦招之不下，招之，原本作“诏之”，今据册府元龟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群议纷然，以为非明宗不可，庄宗乃以明宗为统帅。时帝从行，至魏，诸军有变，叩马请明宗帝河北。明宗受霍彦威劝，将自诉于天子，遂佯诺，诸军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众，明宗所全者，唯常山一军而已。西次魏县，帝密言于明宗曰：“犹豫者兵家大忌，必若求诉，宜决其行。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，以探虎口，如遂其志，请大军速进。夷门者，天下之要害也，据之可以自雪。安有上将与三军言变，他日有平手乎！危在顷刻，不宜恬然。”明宗至相州，遂分骁骑三百付之，遣帝由黎阳济河，自汴西门而入，因据其城。及明宗入汴，庄宗亲统师亦至城之西北五里，登高叹曰：“吾不济矣！”由此庄宗从兵大溃，来归明宗。明宗寻遣帝令率兵为前锋，趋汜水关，汜水，原本作“汎水”，今从通鉴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俄而庄宗遇内难而崩。

是月，明宗入洛，嘉帝之功，自总管府都校署陕府兵马留后。明宗即位，改元天成，五月，加帝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，充陕州保义军节度使，岁未期而军民之政大治焉。二年二月，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，进封开国伯，增食邑四百户。是月，帝赴阙，以倅六军诸卫事故也。八月，加食邑八百户，实封一百户，旌为政之效也。十月，明宗幸汴，以帝为御营使。御营使，原作“御荣”，今从五代会要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车驾次京水，飞报汴州节度使朱守殷叛，明宗命帝董亲军倍道星行，信宿及浚城，一战而拔之。寻以帝为宣武军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^[3]，进封开国公，加食邑五百户，赐耀忠匡定保节功臣。

三年四月^[4]，车驾还洛，制加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兴唐尹、邺都留守、天雄军节度使。五月丁未，加驸马都尉。长兴元年二月，明宗南郊礼毕，加检校太尉，增食邑五百户，寻诏归任。时邺都繁富为天下之冠，而土俗犷悍，民多争讼，帝令投函府门，一一览之，及逾年，盈积几案，滞于狱者甚众，时论以此减之。九月，东川董璋叛，朝廷命帝为

东川行营都招讨使，兼知东川行府事。十月，至自魏博，董众西征。二年春，以川路险艰，粮运不继，诏班师。四月，复兼六军诸卫副使。六月，改河阳节度使，仍兼兵柄。

是时，秦王从荣奏：“伏见北面频奏报，契丹族移帐近塞^[5]，吐浑、突厥已侵边地，戍兵虽多，未有统帅，早宜命大将一人，以安云、朔。”明宗曰：“卿等商量。”从荣与诸大臣奏曰：“将校之中，唯石敬瑭、康义诚二人可行。”帝素不欲为禁军之副，即奏曰：“臣愿北行。”明宗曰：“卿为吾行，事无不济。”及受诏，不落六军副使，帝复迁延辞避。十一月乙酉，明宗复谓侍臣曰：“云州奏，契丹自幽州移帐，言就放牧，终冬不退，其患深矣。”枢密使范延光奏曰：“已议石敬瑭与康义诚北行，然其定夺，即在宸旨。”帝奏曰：“臣虽不才，争敢避事，但进退惟命。”明宗曰：“卿为吾行，甚叶众议。”由是遂定。丁亥，加兼侍中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兼大同、振武、彰国、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，改赐竭忠匡运宁国功臣。翌日，宴于中兴殿，帝捧觞上寿，因奏曰：“臣虽微怯，惟边事敢不尽其忠力，但臣远违玉阶，无以时申补报。”帝因再拜告辞，明宗泣下沾衿，左右怪其过伤，果与帝因此为诀，不复相见矣。十二月，明宗晏驾，帝闻之，长恸若丧考妣。应顺元年正月，闵帝即位，加中书令，及增食邑。

帝性简俭，未尝以声色滋味辄自宴乐，每公退，必召幕客论民间利害及刑政得失，明而难犯，事多亲决。有店妇与军士讼，云“曝粟于门，为马所食”。而军士恳诉，无以自明。帝谓鞠吏曰：“两讼未分，何以为断，可杀马刳肠而视其粟，有则军士诛，无则妇人死。”遂杀马，马肠无粟，因戮其妇人。境内肃然，莫敢以欺事言者。三月，移镇常山，移镇，原本作“以镇”，今据文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所历方镇，以孝治为急，见民间父母在昆弟分索者，必绳而杀之。勤于吏事，廷无滞讼。常山属邑曰九门，有人鬻地与异居兄，议价不定，乃移于他人。他人须兄立券，兄固抑之，因诉于令。令以弟兄俱不义，送府。帝监之曰：“人之不义，由牧长新至，教化所未能及，吾甚愧焉。若以至理言之，兄利良田，弟求善价，顺之则

是，沮之则非，其兄不义之甚也，宜重笞焉。市田以高价者取之。”上下服其明。

及岐阳兵乱，岐阳，原本作“伎阳”，今从通鉴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推潞王为天子，闵帝急诏帝赴阙，欲以社稷为托。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，相遇于途，遂与闵帝回入卫州。时闵帝左右将不利于帝，帝觉之，因擒其从骑百余人。闵帝知事不济，与帝长恸而别，帝遣刺史王弘贇安置闵帝于公舍而去，寻为潞王所害，帝后长以此愧心焉。

清泰元年五月，复授太原节度使、北京留守，充大同、振武、彰国、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。二年夏，帝屯军于忻州，朝廷遣使送夏衣，传诏抚谕，后军人遽呼万岁者数四，帝惧，斩挟马将李晖以下三十余人以徇，乃止。

三年五月，移授鄂州节度使，进封赵国公，仍改扶天启运中正功臣。寻降诏促帝赴任，帝心疑之，乃召僚佐议曰：“孤再受太原之日，主上面宣云：‘与卿北门，一生无议除改。’今忽降此命，莫是以去年忻州乱兵见迫，忻州，原本作“沂州”，今据通鉴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过相猜乎？又今年千春节，公主入觐，当辞时，谓公主曰：‘尔归心甚急，欲与石郎反耶？’此疑我之状，固且明矣。今天子用后族，委邪臣，沈湎荒惑，万机停壅，失刑失赏，不亡何待！吾自应顺中少主出奔之日，睹人情大去，不能扶危持颠，愤愤于方寸者三年矣。今我无异志，朝廷自启祸机，不可安然死于道路。况太原险固之地，积粟甚多，若且宽我，我当奉之。必若加兵，我则外告邻方，北构强敌，兴亡之数，皎皎在天。今欲发表称疾，以俟其意，诸公以为何如？”宋玉堂闲话云：晋祖在并部，尝从容谓宾佐云：“近因昼寝，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，与天子连镳于路，过旧第，天子请某人其第，某逊让者数四，不得已即促辔而入，至厅事下马，升自阼阶，西向而坐，天子已驰车去矣。其梦如此。”群僚莫敢有所答。是年冬，果有鼎革之事。盖晋祖怀不轨之心久矣，故托梦以惑众也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掌书记桑维翰、都押衙刘知远赞成密计，遂拒末帝之命。朝廷以帝不奉诏，降旨削夺官爵，即诏晋州刺史〔6〕、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围帝于晋阳。张敬达，原本作“敬远”，今从欧阳史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帝寻命桑维翰诣诸道求援，契丹遣

人复书诺之，约以中秋赴义。案辽史太宗纪云：七月丙申，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，遣赵莹求救，时赵德钧亦遣使至，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，遂许兴师。八月庚午，自将以援敬瑭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

六月，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以部曲数千人入城。七月，代州屯将安元信率一军，与西北面先锋指挥使安审信引五百骑俱至。八月，怀州彰德军使张万迪等各率千馀骑来降^[7]。是月，外众攻我甚急，帝亲当矢石，人心虽固，廩食渐困。

九月辛丑，契丹主率众自雁门而南，案辽史：九月丁酉，入雁门。戊戌，次忻州。己亥，次太原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旌骑不绝五十里馀。先使人报帝云：“吾欲今日便破贼，可乎？”帝使人驰告曰：“皇帝赴难，比要成功，贼势至厚，可明旦稳审议战，未为晚也。”使未达，契丹已与南军骑将高行周、符彦卿等合战。时张敬达、杨光远列阵西山下，士未及成伍，而行周、彦卿为伏兵所断，舍军而退，敬达等步兵大败，死者万人。是夜，帝出北门与戎王相见，戎王执帝手曰：“恨会面之晚。”因论父子之义。案辽史：敬瑭率官属来见，帝执手抚慰之。契丹国志云：敬瑭见契丹帝，问曰：“皇帝远来，士马疲倦，遽与唐大战而胜，何也？”帝曰：“始我谓唐必断雁门诸路，伏兵险要，不可得进，使人侦察皆无之，是以长驱而深入。我气方锐，乘此击之，是以胜之。”敬瑭叹服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明日，帝与契丹围敬达营寨，南军不复出矣。帝与契丹本无结好，自末帝见迫之后，遣心腹何福，以刀错为信，刀错，原本作“刀锡”，今从册府元龟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一言亲赴其难，迅若流电，信天意耶！己酉，唐末帝率亲军步骑三万出次河桥。辛亥，末帝诏枢密使赵延寿分众二万为北面招讨使，又诏魏博节度使范延光统本军二万人屯辽州。十月，幽州节度使赵德钧领所部万馀人自上党吴儿谷合延寿兵屯谷口^[8]，与敬达寨相去百里，弥月竟不能相通。案辽史：初围晋安，分遣精兵守其要害，以绝援兵之路，赵延寿等皆逗留不进。

十一月，戎王会帝于营，谓帝曰：“我三千里赴义，事须必成。观尔体貌恢廓，识量深远，真国主也。天命有属，时不可失，欲徇蕃汉群议，册尔为天子。”帝饰让久之。既而诸军劝请相继，乃命筑坛于晋阳城南，案：通鉴作筑坛于柳林，辽史亦作设坛晋阳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册立为大晋皇帝，戎王

自解衣冠授焉。案辽史太宗纪：十一年冬十月甲子，封敬瑄为晋王。十一月丁酉，册敬瑄为大晋皇帝。薛史及通鉴、欧阳史俱不载先封晋王事。案辽史：十月甲子，封敬瑄为晋王，幸其府，敬瑄与妻李氏率其亲属捧觞上寿。考通鉴及契丹国志俱不载先封晋王。（孔本文曰：

维天显九年^[9]，岁次丙申，十一月丙戌朔，十二日丁酉，大契丹皇帝若曰：於戏！元气肇开，树之以君；天命不恒，人辅以德。故商政衰而周道盛，秦德乱而汉图昌，人事天心，古今靡异。

咨尔子晋王，神钟睿哲，天赞英雄，叶梦日以储祥，应澄河而启运。迨事数帝，历试诸艰。武略文经，乃由天纵；忠规孝节，固自生知。猥以眇躬，奄有北土，暨明宗之享国也，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，所期子孙顺承，患难相济，丹书未泯，白日难欺，顾予纂承，匪敢失坠。尔惟近戚，实系本枝，所以余视尔若子，尔待予犹父也。

朕昨以独夫从珂，本非公族，窃据宝图，弃义忘恩，逆天暴物，诛剪骨肉，离间忠良，听任矫谀，威虐黎献，华夷震悚，内外崩离。知尔无辜，为彼致害，敢征众旅，来逼严城，虽并吞之志甚坚，而幽显之情何负，达于闻听，深激愤惊。乃命兴师，为尔除患，亲提万旅，远殄群凶，但赴急难，罔辞艰险。果见神祇助顺，卿士叶谋，旗一麾而弃甲平山，鼓三作而僵尸遍野。虽以遂予本志，快彼群心，将期税驾金河，班师玉塞。

矧今中原无主，四海未宁，茫茫生民，若坠涂炭。况万幾不可以暂废，大宝不可以久虚，拯溺救焚，当在此日。尔有庇民之德，格于上下；尔有戡难之勋，戡难，原本作“甚艰”，今从契丹国志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光于区宇；尔有无私之行，通乎神明；尔有不言之信，彰乎兆庶。予懋乃德，嘉乃丕绩，天之历数在尔躬，是用命尔，当践皇极。仍以尔自兹并土，首建义旗，宜以国号曰晋，朕永与为父子之邦，保山河之誓。于戏！补百王之阙礼，行兹盛典；成千载之大义，遂我初心。尔其永保兆民，勉持一德，慎乃有位，允执厥中，亦惟无疆之休，其诫之哉！

礼毕，帝鼓吹导从而归。案通鉴考异引废帝实录：契丹立晋，在闰月丁卯。欧阳史及通鉴并从薛史，作十一月丁酉。

始梁开国之岁，即前唐天祐四年也，潞州行营使李思安奏：“壶关县庶穰乡乡人伐树，树倒自分两片，内有六字如左书，云‘天十四载石进’。”梁祖令藏于武库，然莫详其义。至帝即位，识者曰：“‘天’字取‘四’字中两画加之于傍，则‘丙’字也，‘四’字去中之两画，案：原本作“中去之两画”，今从册府元龟改正。加十字，则‘申’字也。”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。又，易云：“晋者，进也。”国号大晋，皆符契焉。又，帝即位之前一年，年在乙未，邺西有栅曰李固，清、淇合流在其侧。栅有桥，桥下大鼠与蛇斗，斗及日之申，蛇不胜而死，行人观者数百，识者志之。后唐末帝果灭于申。又，末帝，真定常山人也，有先人旧庐，其侧有古佛刹，刹有石像，忽摇动不已，人皆异之。及重围晋阳，帝遣心腹案：原本阙“帝遣心腹”四字，今从册府元龟增入。何福径骑求援北蕃^[10]，蕃主自将诸部赴之，不以缙帛，不以珠金，若响应声，谓福曰：“吾已兆于梦，皆上帝命我，非我意也。”案契丹国志引纪异录云：契丹主德光常昼寝，梦一神人花冠美容，辎辂甚盛，忽自天而下，衣白衣，佩金带，执铜铍，有异人十二随其后，内一黑兔入德光怀而失之。神人语德光曰：“石郎使人唤汝，汝须去。”觉告其母，母忽之，不以为异。后复梦，即前神人也，衣冠仪貌，俨然如故，曰：“石郎已使人来唤汝。”既觉而惊，复以告母。母曰：“可命筮。”乃召巫筮，言：“太祖从西楼来，言中国将立天王，要尔为助，尔须去。”未浹旬，唐石敬瑭反于河东，为后唐张敬达所败，亟遣赵莹持表重赂，许割燕云，求兵为援，契丹主曰：“我非为石郎兴师，乃奉天帝敕使也。”（旧五代史考异）时援兵未至，伪将张敬达引军逼城设栅^[11]，栅将成，必有大风暴雨^[12]，栅无以立。后筑长城，城就，又为水潦所坏，城终不能合。晋阳有北宫，宫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门天王，帝曾焚修默而祷之。经数日，城西北阨正受敌处，军候报称，夜来有一人长丈馀，介金执钺，行于城上，久方不见，帝心异之。又，牙城有僧坊曰崇福，崇福，原本作“从福”，今从册府元龟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坊之庑下西北隅有泥神，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，其腾郁如曲突之状。坊僧奔赴，以为人火所延，及俯而视之，无所有焉。事寻达帝，帝召僧之腊高者问焉，僧曰：“贫道见庄宗将得天下，曾有此烟，观此喷涌，甚于当时，兆可知矣。”自此，日旁多有五色云气，如莲莖

之状。帝召占者视之，谓曰：“此验应谁？”占者曰：“见处为瑞，更应何人！”又，帝每诘旦使慰抚守陴者，率以为常，忽一夕已暝，城上有号令之声，声不绝者三，帝使人问之，将吏云：“从上传来者。”皆知神助。时城中复有数家井泉，暴溢不止。及蕃军大至，合势破之，末帝之众，似拉朽焉，斯天运使然，非人力也。

是日，帝言于戎王，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，仍约岁输帛三十万，戎王许之。永乐大典卷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三。

【校勘记】

- [1] 臬拔鸡 “拔”原作“操”，据殿本、刘本、册府卷一改。
- [2] 汾阳里 “汾”原作“派”，据彭校及册府卷二、会要卷一改。
- [3]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“马”字原无，据册府卷八、通鉴卷二七六补。
- [4] 三年四月 “三年”二字原无，据册府卷八、欧阳史卷八晋本纪、通鉴卷二七六、本书卷三九明宗纪补。
- [5] 契丹族移帐近塞 “移”原作“旋”，据殿本改。刘本本句作“契丹族帐近塞”。
- [6] 晋州刺史 殿本、刘本同。册府卷八作晋州节度使，通鉴卷二八〇作建雄节度使。
- [7] 彰德军 刘本、彭本同。殿本、册府卷八、通鉴卷二八〇作彰圣军。
- [8] 团谷口 刘本、彭本同。殿本、欧阳史卷三三张敬达传、册府卷八作团柏谷，通鉴卷二八〇作团柏谷口。
- [9] 维天显九年 殿本、刘本同。据辽史卷三太宗纪，当为天显十一年。
- [10] 何福径骑求援北蕃 卢本同。影库本批校云：“径骑”，疑当作“轻骑”。殿本、刘本作“轻骑”，彭校作“单骑”。
- [11] 逼城设栅 “设”原作“投”，据殿本、刘本改。
- [12] 必有大风暴雨 刘本、彭本同。影库本批校云：“必有”，按文气应作“忽有”。殿本、册府卷二一作“忽有”。

旧五代史卷七十六

晋书二

高祖纪第二

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，帝御北京崇元殿，降制：“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，大赦天下。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，应在京及诸州诸色罪犯，及曾授伪命职掌官吏，并见禁囚徒，已结正未结正，已发觉未发觉，罪无轻重，常赦不原者，咸赦除之。应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，仰所在遵行，不得改易。其在京盐货，元是官场出余，自今后并不禁断，一任人户取便余易，仍下太原府，更不得开场余货。其麴其麴，原本作“其麴”，今从文献通考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每斤与减价钱三十文。”以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、守尚书户部侍郎、知河东军府事，以节度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、守尚书礼部侍郎、知枢密院事，以观察判官薛融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、知杂事，太原县令罗周岳为左谏议大夫，节度推官窦贞固为翰林学士，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，太原少尹李玘为尚书工部侍郎。李玘，原本作“李玘”，今从通鉴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

闰十一月甲子，晋安寨副招讨使杨光远等杀上将张敬达，以诸军来降。丙寅，制以翰林学士承旨、知河东军府、户部侍郎、知制诰赵莹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。以翰林学士、权知枢密事、礼部侍郎、知制诰桑维翰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依前知枢密院事，并赐推忠兴运致理功臣。甲戌，车驾至昭义，案：欧阳史及

通鉴并从薛史作甲戌至潞州。辽史作辛未，与薛史异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受赵德钧、延寿降。是日，戎王举酒言于帝曰：“予远来赴义，大事已成，皇帝须赴京都，今令太相温勒兵相送至河梁，要过河者，任意多少，予亦且在此州，俟京、洛平定，便当北辕。”执手相泣，久不能别。脱白貂裘以衣帝，赠细马二十四，细马，通鉴作“良马”，疑原本有误，考契丹国志亦作“细马”，今仍其旧。（影库本粘签）战马一千二百匹，仍诫曰：“子子孙孙，各无相忘。”己卯，至河阳北，案：薛史唐纪作庚辰，晋帝至河阳，辽史又作辛巳，并与此纪异。通鉴作己卯，与此纪同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节度使苻从简来降，舟楫已具。庚辰，望见洛阳烟火相次，有将校飞状请进。辛巳，唐末帝聚其族，与亲将宋审虔等登玄武楼，纵火自焚而死。至晚，车驾入洛。唐兵解甲待罪，皆慰而舍之。帝止潜龙旧第，百官稍稍见焉。诏御史府促朝官入见，诏文武两班臣僚应事伪庭者并释罪。是日，百辟谢恩于宫门之外。甲申，车驾入内，御文明殿受朝贺，用唐礼乐。制：“大赦天下，应中外诸色职掌官吏内曾有受伪命者，一切不问。伪庭贼臣张延朗、刘延皓、刘延朗等，原本脱“刘延朗”三字，今从册府元龟增入。（影库本粘签）并奸邪害物，贪猥弄权，罪既满盈，理难容贷。除此三人已行敕命指挥外，其有宰臣马裔孙、枢密使房晷、宣徽使李专美、河府节度使韩昭裔等四人，并令释放。少帝宜令中书门下追尊定谥，择日礼葬；妃孔氏，宜行追册祔葬。应天下节度使、刺史下宾席郡职及将校等，委中书门下各与改转官资。其北京管内盐铛户，合纳逐年盐利，昨者伪命指挥，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，极知百姓艰苦，自今后宜令人户以元纳食盐石斗数目，每斗依时价计定钱数，取人户便稳，折纳斛斗。其洛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食盐，起来年每斤特与减价钱十文。应诸道商税，仰逐处将省司合收税条例，榜于本院前。榜内该设名目者，即得收税。”

十二月乙酉朔，幸河阳，饯送太相温、蕃部兵士归国，诏降末帝为庶人。丁亥，制以司空冯道守本官兼门下侍郎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，以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为滑州节度使，以河阳节度使苻从简为许州节度使，以泽州刺史刘凝为华州节度使，以皇子重义为河南尹。庚寅，以滑

州节度判官石光赞为宗正卿。辛卯，以旧相姚顛为刑部尚书。姚顛，原本作“姚諲”，今从欧阳史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时自秋不雨，经冬无雪，命群官遍加祈祷。癸巳，以邠州节度使张希崇为灵武节度使，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为定州节度使。诏国朝文物制度、起居入阁，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。镇州衙内都虞候秘琼作乱，逐副使李彦琦，杀都指挥使胡章。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宾，烧劫州城。丙申，帝为明宗皇后曹氏薨举哀于长春殿，辍朝三日。诏封故东丹王李赞华为燕王，遣前单州刺史李肃部署归葬本国。以右拾遗吴涓为左补阙，充枢密院学士。己亥，以汴州节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，以前河中节度使李从璋为邓州节度使。慈州奏，草寇攻城，三日而退。庚子，帝为皇弟故彰圣指挥使敬殷、沂州指挥使敬德、检校太子宾客敬友举哀于长春殿。以旧相卢文纪为吏部尚书；以皇城使周环为大将军^[1]，充三司使；以左赞善大夫马重绩为司天监。青州奏，节度使房知温卒，诏郢州王建立以所部牙兵往青州安抚。中书门下奏：“请以来年二月二十八日帝庆诞日为天和节。”从之。

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，帝御文明殿受朝贺，仗卫如式。乙卯，日有蚀之。案：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，日食。据通鉴考异引十国纪年，蜀人亦以乙卯为朔。盖晋人避正朝日食，故改甲寅朔耳。是夜，有赤白气相间，如耕垦竹林之状，自亥至丑，生北浊，过中天，明灭不定，遍二十八宿，彻曙方散。丁巳，故皇弟敬德、敬殷并赠太傅，皇子重裔、重进、重英并赠太保。右神武统军康思立卒，辍视朝，赠太子少师。是日，诏曰：“唐庄宗陵名与国讳同，宜改为伊陵。应京畿及诸州县，旧有唐朝诸帝陵，并真源等县，并不为次赤，却以畿甸紧望为定。其逐处县令，不得以陵台结衔，考满日，依出选门官例指挥，隔任后准格例施行。其宋州亳州节度使、刺史，落太清宫使副名额。”太清，原本作“太靖”，今从五代会要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

庚申，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、知杂事王松为左谏议大夫，水部郎中王易简本官知制诰。定州奏，契丹改幽州为南京。案：欧阳史作燕京，通鉴、辽史、契丹国志并作南京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中书奏，请立宗庙，从之。以翰林

学士、工部侍郎和凝为礼部侍郎，依前充职。诏内外文武臣僚并与加恩，皇基初造，示普恩也。太子少保致仕华温琪卒，赠太子太保。是日，诏：“应朝臣中有藉才特除外任者，秩满无遗阙，将来拟官之时，在外一任同在朝一任升进。其就便自求外职及不是特达选任者，不在此限。”安州上言，节度使卢文进杀行军副使，率部下亲兵过淮。案：卢文进弃镇奔吴，通鉴作元年十二月，五代春秋、欧阳史作二年正月，与薛史同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以前天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王建立为平卢军节度使，以守司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冯道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天雄军节度使、兼中书令范延光改封秦国公，加食邑实封；凤翔节度使、兼中书令、西平王李从暉加食邑实封。

乙丑，以端明殿学士、礼部侍郎吕琦为检校工部尚书、秘书监。丙寅，改中兴殿为天福殿，门名从之。湖南节度使、楚王马希范加食邑实封，改赐功臣名号。前昭义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复右金吾卫大将军，依前昭义军节度使。泰宁军节度使李从温、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海、归德军节度使赵在礼，并加食邑实封，改功臣名号。以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李崧为兵部侍郎、判户部，以左谏议大夫王松判度支。魏府范延光奏：“当管夏津镇捕贼兵士，误杀却新齐州防御使秘琼。”初，延光将萌异志，使人潜结于琼，诺之。及是，以琼背其谋，密使精骑杀之，由是延光反状明矣。以工部侍郎李玘检校右仆射，为汾州刺史，以前彰国军节度使尹暉为左千牛卫上将军。是日，诏曰：“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卫国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门室利缚罗，宜赐号弘梵大师。”庚午，涇州节度使李德瑊、徐州节度使安彦威、秦州节度使康福、延州节度使刘景岩、襄州节度使安从进、夏州节度使李彝殷，并加食邑实封。壬申，正衙备礼册赠故皇弟、皇子等。丙子，故契丹人皇王归葬，人皇王，原本作“天皇王”，考契丹国志，东丹王称人皇王，今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辍视朝一日。改汴州雍丘县为杞县，避庙讳也。戊寅，以兵部侍郎、判户部李崧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枢密使，以权知枢密使事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学士桑维翰为枢密使。是日，诏曰：“应

天开国，恭己临人，宜覃继绝之恩，以广延洪之道。宜于唐朝宗属中取一人封公世袭，案：五代会要载原敕云：其唐朝宗属中，旧在朝及诸道为官者，各据资历，考限满日，从品秩序迁。已有出身，任令参选。（旧五代史考异）兼隋之酈公为二王后，以后周介公备三恪，主其祭祀，及赴大朝会。”以前镇国军节度使皇甫立为神武统军，以前宗正卿李郁为太子宾客。庚辰，以吏部侍郎龙敏判户部。

二月丙戌，以尚食使安友规充葬明宗皇后监护使，以河阳节度使安审晖为鄆州节度使。癸巳，诏停北京西北面计度司事。吴越国王钱元瓘加食邑实封，改赐功臣名号。己亥，诏：“应诸道行军副使等得替后，且就私家取便安止，限一年后方得赴阙，当便与比拟。”壬寅，诏：“应诸道马步都虞候，自今后朝廷更不差补，委自藩方，于本州衙前大将中，慎选久历事任、晓会刑狱者充，以三年为限^[2]，仍不得于元随职员内差补。”以左散骑常侍孔昭序为太子宾客，尚书左仆射刘晌、右仆射卢质并加食邑实封^[3]。甲辰，以沧州留后马全节为横海军节度使，以太子宾客韩恽为贝州刺史，左羽林统军罗周敬为右金吾卫上将军。丙午，以皇子左骁卫上将军重信为检校太保、河阳三城节度使，以权知河阳军州事周瓌为安州节度使。诏：“中外臣僚，或因差使出入，并不得荐属人于藩镇，希求事任。如有犯者，并准唐长兴二年敕条处分。”戊申，中书舍人陈义改左散骑常侍。应在朝文武百僚及见任刺史，先代未封赠者，与加封赠；母、妻未叙封者，并与叙封。辛亥，天和节，天和，原本作“天河”，今从五代会要改正。（影库本粘签）帝御长春殿，召左右街僧录威仪殿内谭经，循旧式也。

三月甲寅，制北京留守、太原尹、皇子重贵封食邑三百户，刑部侍郎张鹏改兵部侍郎。己未，御史台奏：“唐朝定令式，南衙常参文武百僚，每日朝退，于廊下赐食，谓之常食。自唐末乱离，常食渐废，仍于入阁起居日赐食，每入阁礼毕，阁门宣放仗，群官俱拜，谓之谢食。至伪主清泰年中，入阁礼毕，更差中使至正衙门口宣赐食，百官立班重谢，此则交失唐朝赐食之意，于礼实为太烦。臣恐因循，渐失根本，起今后入阁赐食，